

金融資本主義與中國

上海
遠東圖書公司

上海
遠東圖書公司

1
6
4

金融資本主義與中國

吳壽彭 著

上海

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1 外國金融資本之窺探

中國的政治經濟到現在，顯然的踏上了一個新的階級。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野心也須得換上新的面目，對於中國經濟利益的略取也須得換過新的方式。

這所謂新的方式確真是適應着資本主義的進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自然的從商業資本漸漸趨重于金融資本。資本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也從商品輸出漸漸的趨重于資本輸出。現在的中國確實在轉換之中。帝國主義所求于中國的

將不重于消納他的賸餘生產品，而將重于消納他的賸餘資本。

正在資本主義極盛時代的美國最先就表示允許中國關稅自主，與放棄領事裁判權。而英國也跟着宣言改變對華的態度。到最近，甚至于日本——靠着剝削中國而生存的日本——也在研謀對華政策之改善，想有條件的讓中國收回關稅權。這些現象決不是帝國主義者真正肯放棄中國利益的徵象。帝國主義者，發展到現在，是必須靠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以維持他的生機。這些現象至多不過表示了他們對於商業利益的淡薄，他們正在想拿這些空虛的恩惠做餌，來釣取這中國海內的大魚，以飽填他們無窮的慾壑。

八月初旬日本朝日新聞上載着美國來的消息。其大概是說各國將謀國際銀團之復活以從事于對中國之借款，及各項事業。美國可以贊成這個國際開發中國的組織，但須以“一種決定勢力左右之。”這個可說是明白的表示美國的金元不但已控制歐洲，克服了英國，統治南美洲，現在又想穿

進這中華的大好河山了。這直是想假借一個國際開發的名義來“左右”未來的中國。

八月廿七上海各報登載路透社二十四日的倫敦電：

“英人已組織大公司，冀在中國受兵災之處從事改造，將與國民黨簽立甚有價值之合同。該公司包括下述各商行：航業爲 Cammell Laird, Ellerman Lines Ltd, John Brown 人造絲與棉貨業爲 Stanley Bros., Gop Coats Ltd, 呢絨業爲 Drigley and Parker 此外尚有一大公司。刻與國民黨談判浙贛兩省建築大道，與敷設鐵路事發起人爲 John. Smith, 已於數日前起程赴華。”

這個更加是明顯的了這裏所謂“大公司”外國報上曾拿最大的字登着“British Syndicate”，引起各國嚴重的注意。這些無論所傳的是否確切，無論他能否實現，總已是夠表明這世界上的兩大資本主義國對於中國的窺探。

至于日本，不但是窺探而簡直已是實施。日本

的對華政策雖然是動搖不定；碰着了這謎樣的中國，日本的上下真有些難于決定他軟硬的方針。可是以後的趨勢也惟有稍稍放棄了長江及南華的商業勢力，而側重在滿州的資本勢力。這個已經是或明或暗的從日本的外交家及資本家口頭流露。日本正纔經過了經濟恐慌，自己的資本並不充裕；爲要適應他對於獨佔滿州的野心經營，他早就想利用美國的資本，到如今已在謀具體的實現。九月上旬世界新聞社的電報云：“日政府現擬向美國大借外債已令駐在倫敦之日政府財政專員某氏至紐約調查情形計擬借之數如下：

南滿鐵道	日金一萬萬元
東方拓殖公司	四千萬元
東京市	二千二百萬元

據日人方面觀察三項中東京市債一項最有成功希望云”

九月下旬上海又發動了國際實業團體聯合發展中國的消息。這些雖還沒有具體的事實表現出來。但暗中必然有許多政客資本家在大大的活躍。

十月中中國政府在政治趨向上的轉變格外明顯。各國金融資本的活動也更加劇烈。這裏又有所謂英美比三國將投資于中國鐵道事業，而比公使發表一篇談話更露了端倪。而中國將大借外債的風說也因而日盛。

以上的幾個事件顯然地指出了兩個重大的意義。第一分開着看，這就注明了上面所說的帝國主義者趨重資本移殖的侵略方式。第二綜合着看，這就顯示了帝國主義者雖然在侵略手段上已改變了新方式，而他們相互的衝突與競爭却仍然援用着舊手段。美國帝國主義，應用着金元外交，既已奪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皇冠，對於中國自然也想要收拾到他的寶座之下。他一向的對中國表示與列強異趨，真是他“改心爲上”的策略，他對中國顯然是有“大慾存焉”。現在所謂國際銀圓的辦法，真是圖窮匕首現了。而英國到此刻資本的威力已遠遠遜于美國。在國際間自然不復是美國的匹敵。于是單獨的要組織“不列顛新狄凱”以從事于所傳的浙贛的建設。這個說明白些，就是英國仍然在想保持長

江流域的特殊勢力。

日本，她最重要的是在保全而且發展滿州，可是美國就再三反對日本在滿州的特殊利益。就在上面一節新聞中也可明白看出。在美國，一兩萬萬塊錢並不算什麼一回事。可是因為日本南滿鐵道及東方拓殖公司的借款，是用去發展日本在華的鐵路，鑛產，森林，製造等事業，所以喧傳了近半年，美國始終不曾肯幫助；一直到如今，還只是那不足重輕的小數目“東京市債一項為最有希望”。

資本主義，無論方式怎樣，他的惟一目的只在經濟利益之掠奪。因各求利益的獨佔，而相互的鬥爭也是他們惟一的途徑。中國立在這世界金融資本紛亂的團困之中。應當是怎樣戰取我們的生路。

2 中國將爲世界過積資本之尾閘

中國自從清朝末葉受到資本主義潮流的激盪，開始薰受新式機械的氣味。到如今，也已有了六千餘英里的殘破鐵路；已有了八萬餘里的有線電報，十三個無線電台，雖然這裏面大部分不是中國的；已有了四十餘萬噸的商船，插着英日各種旗幟行駛着東海與長江的波浪；已有了數十萬的中國人捨棄了他們的農田，跑進都市的新式廠房，天天運動着三百餘萬的錠子，近二十萬的織機；又有幾十萬的工人已跑進了煤鐵的礦洞。約略的統計，

中國各埠大概也已有三四百萬新式的產業工人了。凡是這些雖然他們的賸餘價值大都是收割在外國人的腰包裏，總已表明了中國確也附着世界資本主義的驥尾，而邁進于工業化的途上。

然而中國的所謂工業化實在異常的遲緩。到現在，除了幾十個口岸已染上資本主義的色彩，中國的大部分貨品還是手工業的生產。洋貨的威力雖已籠罩了沿海各埠和通都大邑，但內地的人民還是用着古老的器具，穿着粗老的土布。就說楊子江的運輸就有人估計過，陳舊的帆檣所駁載的貨物，遠超過輪船運送的噸數。中國的經濟，事實上還是逗留在農村封建狀態之中。

中國的幼稚工商業，束縛在先進工業國的經濟勢力之下，始終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更兼着國內軍閥土匪的混亂，只顯着萎靡衰頹的趨向。中國主要的，也可說惟一的，鋼鐵生產組織——漢冶萍公司，現在簡直破碎了。礦產，就說煤，自從清末開始採掘，直到如今始終只是開灤等幾個礦區有了重要的出產，其餘是毫無進步。而像京漢路上的防

城煤礦，山東的中興煤礦，浙江的長興煤礦，都反停頓了。煤鐵是一切工業的基本；既然如此，其他也就不必多說了。招商局中國主要的航運事業，可憐地勉強支持于列次禍亂之中；而像規模較小的華北政記輪船公司則全毀于奉直戰爭之中。京漢津浦兩大幹路，在槍林彈雨之下，度過了他們這七八年的月歲，車輛是敗殘了，橋樑路軌是斷碎了。去年的漢口在吳佩孚等大小軍閥的榨取之後，接上國共兩黨之糾紛，簡直是剝奪了全部的經濟生活；稍大的工廠統都停閉了。衣着是民生不能一日缺的需要；可是歐戰以後，中國紡織業始終沒有上進，而絲業生產竟有顯然的衰落。

再進一步，拿我們這從封建經濟中透露的幼稚實業的落拓狀況同別的國家一比，則越發可憐了。美國的地位與國家約略同中國相像；美國的土地比中國小，只有中國四分之一的人口，而美國現在合計全國的電力水力蒸汽機石油機的原動力共在七萬萬匹馬力左右，拿美國人口一萬二千萬去分配，每人就有六匹馬力的機械替人服務，以一匹

馬力作八個人力來計算，每個美國人就有四十八個鋼鐵的僕人替他服務。反過來看中國却還到處用着人工在作牛馬所做的工作，新式機器至多只在百萬匹馬力左右而已。在一九二六年美國單是汽車的製造已經價值在四十七萬萬金元以上。鋼鐵產額約四十萬萬金元。紡織品在一百萬萬金元以上（約略為中國全國中外各紗廠產額之百倍）。各項不同工業的合計，總生產價值在七百萬萬金元以上，單是烟一項的生產價值（十萬萬餘金元）比中國各紡廠的棉紗產額已超過數倍。

美國施高脫尼林 Scott Nearing 新著“中國革命”(Whither China)一書裏面就先說“在國中業化纔只開場；纔只應響着中國那些城市的邊緣，纔只應響着中國人生活的邊緣”再引證英國馬龍 C. L. Malone 的著作“在中國普遍的印象是農民的小驢子，泥牆小草屋之類”以述明中國還在受農村經濟支配的時代。最後更有一節：“在中國有七千七百英里（包括中東路與越路，南滿路等外國管理各線）為美國路線長度八十分之一。約共有七千

輛（現在已不止此數）汽車，比較起來，美國紐約一省，只有中國百分之二的人口，已有八千四百〇一英里的鐵路，八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英里大路（城市街道除外）一百四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九輛汽車。（一九二四年調查）”

這上面比較出中國產業上的落後，正所以表明出中國產業發展上存留着寬闊的餘地。假定中國的產業須發展到美國一樣的程度，則中國必須將現在的產業資本增加一百倍。中國確實是可能容納世界所有的賸餘資本。

這裏再拿世界各國出入口的數目編成統計，約略可以表明各國生產力量的大概。再拿各國的汽車數與鐵路哩數同人口的比較列出可以約略顯示各國物質文明的程度。而在這些表格中證出中國在目今資本主義化了的世界中是奇異地薄弱。

中國的國際貿易不要說同出入口兩項的總數在百萬萬金元以上的英美兩國，是侏儒與巨人般的可憐；不要說同德法日本也是無可比擬；實際到現在，連得從前所謂不毛之地的非洲，與澳洲，與南美洲，都有相形見絀的情況。那些荒蕪的熱病之巨，經着歐美資本的經營。到現在，像南美的古巴只有四萬方里的土地，三百萬的人口，可是出入口兩項的總計也達五六萬萬金元的數目。這數目已與我們四百萬方哩，四萬萬人口的中國所有的貿易額十四五萬萬元差不多。又像澳洲至今只有五百五十萬人居住着，可是出入口總額已是三萬萬磅——兩倍于中國。非洲那些不著名的地域，開發的程度也早超過了中國。南非聯邦共只有七百萬人口，而國際貿易額已略等于中國了。

在汽車總數的比較上更顯明的指示中國不但大大的底于歐美的大小各國，而世界各個殖民地都在中國之上。在鐵路一方面講，印度，半個中國大的地方，却有了七倍于中國的路線。中國這樣的大國內，所有的路線只與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方

哩大(四百分之一)的比利時差不多。

長電力的應用，在新工業的發展更足爲測量的準度。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歐美各國人民每人每年使用電力的平均：爲(一)瑞士七〇〇啓羅華特小時(kw. hr.)(二)加拿大六一二(三)挪威四九三(四)美國四七二(五)瑞典三六九(六)法國一四七(七)英國(不列顛)一三九。而中國全國電力廠的全年發電不足四萬萬啓羅華特小時；這樣平均每人每年還不足一個。

然而這些可憐狀態並不單證明了中國經濟地位的低下。在另外一面的意義適足以映出當世界的各地已發掘了他們的財富，而中國還保存着無窮的蘊藏；適足以映出中國的經濟力量還有偉大的開展的可能。

揚子江流域的大平原，有着廣沃的農產，有着自然的交通之便利，可以輕易地造成偉大的製造巨域，廣潤的消費市場。山西的煤鐵不但可以供給中國的機器的需要，還可供給世界的用度。四川，廣西，揚子江與珠江上游的水力，真是無可計算。

按照英國人的探察，西藏，雲南，的山脈中有各色各樣的礦物存着。凡是這些只待着資本的投下，必將有驚動世界的結果。

3 中國的資本缺乏與世界的資本過賸

中國現在確確在最可憐時期。中國的人民確確在最可憐的境地。流離顛沛飢寒失所，“生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斯時者也”

在這轉換期中的中國，舊的經濟社會自然地受着歐美經濟組織的攻擊而破毀。自己的新的經濟組織一時還無由堅強地建立起來。在這破毀之中，鄉村農民失了他的田畝，變為土匪與兵卒；城市的工人找不到工做，變為流氓；大小資產階級也失了他的“恆產”與“恆業”于是去“從政”。這大量